

古今治平略

7係4
5071
25-2



5071
25-2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

朱

傲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校

戶役篇

三代戶役

民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役故力役之征自古有之
周官大司徒掌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
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禁令乃頒

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
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行徵令大畧成周役民之
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
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
田之役在民其他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
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涂巷之役則治之牛馬
車輦委輸之役則其之其爲役若繁矣然周人治制
役之法則極纖悉委曲之至而任之以地之媿惡辯
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不槩責也故小

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
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
任之以地也卿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辯之以國野也均人凡
均人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
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
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
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
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

古今通纂 卷二
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止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有於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

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鄴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爲族遂百家爲鄴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鄴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故當其時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

懷 盛世可

司徒協旅。司寇協奸。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而民之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徒者。朞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是以爲周之民。不惟以役爲勞。而且以役爲樂。由後觀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則

民樂於爲臺之役矣。由前觀之。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則民樂於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是不以田役爲勞也。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是不以兵役爲勞也。後之役民。旣無其道。又無其法。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則其役困於力。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則其役困於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以至絳縣之老。亦預城柶。雖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戍邊。雖貴者不舍也。後之役民。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規避也哉。今

古今通纂 卷二
之役法。田役兵役。既不及民。府史胥徒。則今之雇役也。比閭族黨。則今之差法也。雇役既出稅。以顧之差。役則不免出力。以共之。夫有職則有役。皆職分之所當爲也。今皆規以求免。何耶。且周之役繁。而民樂於爲役。今之役簡。而民苦於爲役。是必有故矣。責之以所不能供之財。迫之以所不能任之力。民亦何樂而爲此哉。

漢唐戶役

魏晉南北朝附

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興制。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百二十。則爲筭賦。年七歲至十四。出錢二十。則爲口錢。凡民二十而傅。給繇役。爲更卒。及戍邊不行者。出錢雇之。或入官以給戍者。則爲更賦。是既役之。而又稅之也。高祖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常以十月朔。獻及郡各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蓋

古今通考 卷二
獻者貢也。以口率不從田以省賦也。而中都官歲給賦率不過數千石。其賦從乎薄如此。文帝卽位躬行節儉。丁男三年而一事。民賦四十。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賦。武帝以功利繁興。因加民口錢。人三文。以備車騎。嗣是時有減免。且令流民還歸者勿筭。至於鄉置三老。以事相教。復勿經役。嗇夫以收賦稅游徼。以禁盜賊。所以役民者。歲不過三日。民之受役者。年不出五十。是猶輕簡而近古也。迨其後。敷役有七

科之謫。雇役有三品之號。而喪亂相仍。民皆役於兵。無復節制。漢始衰矣。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寶布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餘爲次丁。老小者不事。及元帝寓居江右。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其所課丁男。調布絹各二

古今通考卷之二
夫絲三兩綿八兩丁女半之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至崇和元年桓溫秉政以人無定本傷理爲甚乃以二月庚戌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謂之庚戌制又時役使無節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而方鎮去官皆割兵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糾舉送兵多者至千餘家少亦不下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克補是故以十六爲全下則

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下則所任非童幼之事矣百姓安免於困苦乎後義熙中宋公劉裕亦表依界土斷諸流寓者多被并省及宋立制悉仍晉課初自晉孝武來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惟蠲在身之後後浸增至五石而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又與晉懸殊豈所謂六十斛者非止一歲所賦耶則無藝甚矣齊高祖建元初以民間欺巧勅虞安之等檢定簿籍二年詔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僞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

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計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須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緩之以德。又未易可懲。以何科筭能革斯弊。虞安之上表曰。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却下歸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奸。奸彌深而却彌多。賂逾厚而答逾緩。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

減元嘉而版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道人。或抱子併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必行。自然兢反。爲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行患在不久。帝看表納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戍緣淮者各十年。百姓怨咨。又以北伐頻侵。楊徐二州並入丁

三人取兩、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而輸米、既畢、就役如故、時民戶附錄屬名者、既多復蔭、而所在檢占、雖注病者、皆積年充攝、又追責其租布、隨其年歲多少、而啣命之人、皆務貨賂、隨意縱捨焉、蓋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阡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釐正、譜籍為先、然自晉至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考、此以僞冒滋多也、後魏道武時、詔採諸漏戶、合輸綸緇、自

後諸逃戶、占為紬蠶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又初不立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三五十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至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其民、調夫婦二人、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以此為降、民年八十

後及牛
馬矣

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時、文明太后猶稱制、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有言難行者、有言徐遣使於事爲宜者、冲曰、若不因課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准、賦有常分、苞陰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三長之制、下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

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興所同、隨世污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盂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用私、富強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衆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墉之士未融、雖立均輸之權、而

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今革舊從新，爲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卽簡之要。初，豪富并兼者，弗願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至其末年，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缺于徭賦。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于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文宣受禪，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然時賦役繁興，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奸，豪黨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

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由是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至河清三年，定令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家爲族黨，男子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石，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迨武平之後，國用匱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焉。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設司役掌力役之徵，令自十八至六十四而賦，分爲三等。豐年則役三旬，中年役二旬，下年役一旬。起役母過家一人，武帝保定

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
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
爲兵矣隋文受禪頒新令立保正之制凡人五家爲
保保有長五保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
比閭正黨正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然是時山東尙承
齊俗機巧奸僞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
老小規免租賦帝乃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
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
爲戶頭以防容隱高頴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

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
以推校乃爲輸籍定樣請編下諸州各隨便近五黨
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人知爲
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爲編所奉公上蒙輕減之
征悉庶懷惠姦無所容是後雖遭水旱戶口有增及
江表旣平帝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
輸庸停防說者謂頴之力多焉煬帝之後禁網疎闊
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于老已免租
賦戶部侍郎裴蘊奏皆令貌閱不實者許民相告若

古今通纂 卷二
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行之苛切民皆
愁怨比進計籍帝臨朝覽狀嘆以爲賢後以工役煩
興丁男不足令婦女充役而死者大半天下之人十
九分爲盜賊以至於亡唐制諸戶以百戶爲里每里
設正一人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
在邑居者爲坊正在田野者爲村正民年二十一爲
下十六爲中六十爲老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
日不役者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
則免調三十日則租調俱免通正役無過五十日初

定天下戶量其資產爲三等後詔三等未定升降宜
爲九等凡丁附于帳籍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
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制每歲一造帳三年一
造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是時初經隋末喪
亂之後雖以太宗貞觀之治休息生養至永徽中天
下樂業直將一世而有司奏戶口纔及三百八十萬
視隋初十存不能一二證聖元年平閣舍人李嶠表
曰臣聞黎庶之數戶口之衆而條貫不失按比可知
者在于各有管統明其簿籍而已今天下流散非一

偷避差役浮衣寓食積歲淹年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蠲缺于恒賦亦恐誘勸愚俗堪爲禍患而一遇簡察卽轉入他境還行私容所司雖具設科禁而相看爲例莫適遵承百州千郡前後依違縱更搜簡徒委之州縣賞罰不懸亦歸無益宜令御史督察設禁令以防之使其遞相覺察聽其糾告垂恩德以撫之卽當助其乏困蠲其懸逋而又施權衡以御之有不願還者卽於所在隸名編戶立制限以一之符到百日不自首者科罪遷之邊州如此則戶

無所遺浮寓可絕夫顧小利者失大計存近務者喪遠畧今之議者或不達于通變必越關相尋不肯改貫是開其逃亡而禁其割隸也豈如量等割隸使悉歸計料然後嚴爲防禁與之更始哉開元初天下戶未常升降逃亡免役多至僞濫宇文融請搜括逃戶玄宗倚任之於是諸道希旨皆虛張其數至以編戶爲客歲終奏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戶錢數百萬率得褒賞又之以民門戶高下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計戶多寡免丁有差而代宗廣德

古今通纂 卷二
初以兵難之後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男子二十五
爲成下五十爲老以優民然強寇未夷尋又率戶以
給軍糧民耗甚矣又自開元承平既久不爲版籍法
度玩弊丁口轉死斃於邊戍者貫籍不除而王饌爲
戶口使務爲聚斂以其籍存而戶不在爲隱課不出
乃按籍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法愈大敝至
德後兵荒交作百役並起人戶彫虛于是富人丁多
者或假名入任或托迹爲僧或占募軍伍或依倚豪
族貪吏因緣往往規避得免而貧人無所入則丁存

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楊
炎作相乃立兩稅法以革其弊戶無主客以見居爲
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
不廢是昔日之庸固已在其中矣迄于元和長吏以
戶口增損爲其殿最遂有析戶以張虛數分產以繫
戶額兼招引浮客用爲增益至于稅額一無所加徒
使人心易搖土著復寡乃詔觀察使嚴覆其實而衡
州刺史呂溫奏當州隱藏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百
尋考舊案承前徵稅並無等第又二十餘年都不定

古今通纂 卷二
戶存亡孰察貧富不均因是設法團定護隱戶萬餘
州縣不曾科徵所由私自斂率夫與其潛資于姦吏
曷若均助于疲人請作此方以救彫瘵詔行之太和
時豪民侵噬愈甚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
稅皆出下貧至于依富爲奴客役罰峻于州縣長吏
歲輒遣吏巡覆民苦其擾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
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之輕重作差役
簿送刺史簡署訖鑰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
差是則庸錢已斂而差役猶在民也豈初定兩稅意

哉當是時議者謂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
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元和遂止戶百四十四萬
是十失其八也夫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
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
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各責實之義
闕考言詢事之道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
去枝葉日以廷闕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
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戶百三十萬頗分命黜陟
重爲按比收入公稅增倍而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

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胥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薦興舊額既在見人漸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古之為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民

數于玉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
 課督賦稅以耆長方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
 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
 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姦偽滋生命官形勢占
 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長戶長而應役
 之戶困於繁數偽為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
 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
 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

宋代戶役

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
 課督賦稅以耆長方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
 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
 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姦偽滋生命官形勢占
 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長戶長而應役
 之戶困於繁數偽為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
 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
 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

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興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
 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民避役者或
 竄名浮圖籍號爲出家慶曆中令裁損役人卽給使
 不足益以廂兵旣而詔諸路轉運司條析州縣差徭
 賦斂之數委二府大臣裁減科役不均以鄉材坊郭
 戶均差時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
 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未幾悉
 復王逵使荊州率民輸錢免役進爲美餘蒙詔獎由
 是他路競爲培克以市恩皇祐中知并州韓琦上疏

言之條

人心目

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
 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
 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貲力
 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
 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
 人數爲額而知制誥韓絳蔡襄請行鄉戶五則之法
 以產錢多少定役輕重凡差鄉戶衙前視貲產多寡
 置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自罷里正衙前民稍
 休息又詔諸路轉運司開封府界訪衙前之役有重

古今治平要略 卷二
爲害者條奏之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治平四年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間因水旱頗致流離殆州郡
差役之法甚煩其詔中外臣庶條陳利害以聞先是
三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役
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於凍餒遂自
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
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
并於同等見存之戶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役無
偏重之害役法更議始此至熙寧時帝嘗閱內藏庫

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求踰年不得歸
重傷之而知諫院吳充亦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爲重
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
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浸少役使頻仍生資不
給則轉爲工商不得已而爲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
以時施行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於是王安石
定議言古者斂民賦以祿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
人以爲用漢世宰相之子然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力
均今鄉戶憚差之苦不盡出於南畝而有司又緣差

役侵漁之一夫爲役舉家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困宜先總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貲產高下以差次出錢雇充役者在官各免役錢其坊郭等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各助役錢取足用雇直而頗寬其數增三分爲水旱缺乏之備各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雇役而民輸錢訖卽弛然退自力於爲生其衙司縣吏誅求巧舞之姦一無所得施至便法也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

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不問戶之高下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以議不合罷令旣具試於開封府尋推行諸路而司農不用舊則初立等第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不受突入王安石私第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辯甚力帝乃盡用其言監察御史劉摯條上其十害言民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時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中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槩視物力以差次出錢於上戶誠幸而下戶苦之矣夫

古今清平舉 卷二
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
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爲其
有常產知自重也今旣招雇恐止得浮浪姦詭之人
則帑庾綱運及諸場務不惟不能典幹恐不勝其失
陷而卽法者必衆矣至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办胥
史之類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爲騷擾其坊郭十等
戶郡縣科率緩急賴之難使之更助役錢乞詳究條
目徐審利害而行之楊繪亦言其五害帝以謂安石
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寧當規規恤淺近浮議

耶於是提點趙子幾怒東明令賈蕃不能禁遏遮訴
者摺他事劾之詔逮鞠繪摯疏極言之以爲更役法
以便民民苟以爲不便也安可禁今以威脇令佐使
民不得赴愬是壅川也於是曾布撫繪摯所言條辨
之曰畿內上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所輸錢比舊受
役之費減十之五其中舊充弓手承符里長之類今
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助之費減十
之七下等人戶則盡除前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
一錢費減十之八九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則聚

古今清平錄 卷二
歛之患生。此臣所謂未喻也。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倉庫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雇人爲之。亦已久矣。言者謂衙前募人則失陷官物。耆長募人則盜賊難止。此臣所未喻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斗斛。皆從民便爲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直謂使之輸錢。錢非民有。絲綿粟麥必至賤估。此臣所未喻也。昔之徭役皆出百姓凶荒饑饉未嘗罷免。今役錢頗欲稍有餘羨。正以爲凶歲蠲減之備。而言者以謂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

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也。於是遣察訪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爲免役。而頒其法於天下。用免役錢。祿內外胥吏。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立定物價。令民各以田宅畜貨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以其三之一。克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叅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詔從之。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

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會彗出。詔罷其法。已而御史周尹言。免役錢數外。留寬剩一分。聞州縣希旨。廣敷民錢。省役額。損雇直。而民輸如舊。寬剩日多。且募直輕。而倉法重。役人多。不願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斂。不無疑怨。久之。知彭州呂陶亦言。立法召募。初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寬剩。自始施行。迄今天下。約有六七百萬。歲歲如此。恐帛幣乏絕。貨法不通。農末交受其弊。宜逐年限定。不得過十分之一。以甦民困。不報。及安石去位。吳克

爲相。沈括獻議。爲莫若稍變役法。雜以差徭。爲便。初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舊苦差役。而衙前尤甚。特翔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目前之困。故羣議雜起。意不爲變。第其間採安石議。不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爲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爲法。旣不詳究。永敝。而聚斂者。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滋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然

古今通纂卷二
亦所謂行法者不善初非法之不善也元祐初司馬
光爲相欲悉罷其法奏曰自行免役以來富室差得
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又多取羨
餘以冀恩賞兼以賦斂多責見錢農民要須貿易所
以售變田業以應誅求生計不暇復顧今宜悉罷免
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其見所輸入撥克常平本
錢於是詔脩定役書中書舍人范百祿曰熙寧免役
法行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役幸後有司務求
羨餘爲刻削民始以出錢爲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

寬民力可也光不從而知制誥蘇轍言差役復行當
議者五事畧言舊差鄉戶爲衙前破敗人家甚於兵
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害而反以爲苦
者出役錢難耳向使用官賣坊場課入雇衙前自足
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爲利較然初疑衙前多浮
蕩投雇不如鄉差稅戶之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
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嚮差衙前之害其坊郭人
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出役錢而科配減免便
但敷錢大重今但酌役錢減定中數用坊場錢與支

古今通考 卷二
雇衙前召募及非泛綱運無爲用差且言卽用差第
當以見在役人數定額熙寧未減定前數實冗不可
用詔下看詳役法所詳定而侍御史劉摯言坊場自
是酬衙前直外惟散從承符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
祖宗差法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
盡變通之利蘇軾又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光於是
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免役固有陪備
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原
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

浪之人應募無顧籍受賕侵陷官物又農民出錢難
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而
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此五害也
今宜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
可任者令自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
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旣少當不至破家若
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
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錢助之尙慮役人利
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

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勅要于曲盡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爲功必競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願勿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等專切詳定以聞蘇軾言於

然 利弊
晰

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

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
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
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塲河
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
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
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虚心以延衆不
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
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
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

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
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
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請政事堂白光喜曰使
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元祐三年翰林學士
蘇軾言改差法上戶之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雇
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四千而今一役二年當費
七十餘千休閒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徐出三
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也乞下有司按昔日
雇役歲出錢之數較以今差役歲費之數更以幾年

古今通纂 卷二
一役較之則利害較然况農民在官百端蠶食比之募人苦樂十倍其五路百姓朴拙者則患苦彌甚矣御史中丞李常言初差法詔下民更不輸錢驩呼相慶行之既久而始覺不輸錢之爲害也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番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事上戶極等歲有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爲弓手雇人代役歲不過用錢三四十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二三千而今所雇承符散從之類不下三十千則差法徒能優便上戶而三等四等之戶

獨困也望詔一二練事臣僚與大臣取差雇二法便百姓者而詳擇其中右正言劉安世以責民出錢爲非守初義遂劾常懷姦害政是時言役法不便者甚衆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尙未就緒帝曰第循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右司諫朱紱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敷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爲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間苦於

古今通平畧 卷二
差擾前後議者紛紜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三年右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未嘗廢事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則重不若輕今役法優下戶使弗輸而盡取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異論元祐有更變正惟不能無弊耳願無以元豐元祐爲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翰林學士蔡京言諤之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謂元豐不若元祐明矣諤於陛下

追紹之日敢爲此言臣竊駭之免役法復行將及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諤指以爲弊則所詆者熙寧元豐也且元豐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嘗兼雇已紛然無紀矣而諤欲不問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罷諤知廣德軍是歲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類著其法總爲一書各常平免役敕令頒之天下初章惇請復行免役置司講議久而未決京謂之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所見不

古今通纂卷二
同而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自是法益深峻民愈病矣常試論之取民間六色之錢益以係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盡蠲衙前以下諸役熙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輸差民戶而盡蠲六色之錢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之初議者不同故有弓手許募曾克有勞效者指揮則所謂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錢雖曰罷徵既而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並

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原未嘗盡除也自是諸賢於差雇之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寧盡除差法明立雇議而當時無狀官吏尚損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色役之名而重復科差况元祐差雇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徵以入官固其勢也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爲辭然熙寧之行助役也既取一分之寬剩而復徵頭子錢民間徵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遂至寬剩積壓此其

極弊至紹聖國論一變羣姦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
宜不遺力然考其施行之條畫則助役錢寬剩亦不
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
不如豐熙之甚矣觀元祐之復徵六色役錢則知興
種之途雖君子不能盡窒觀紹聖之役錢寬剩皆止
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要之以坊場
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資雇役所徵不
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
則助役未嘗不可行特介甫狠愎不能熟議緩行而

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羣險因得以行
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
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紹聖紹述之事章惇
爲之宗主然惇在元祐時嘗言役法熙寧初以雇代
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計議熟講
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其說不惟切中
元祐之病亦且深知熙豐之非至於民情之利害初
聞罷衙前而喜後責寬剩始以輸錢爲病既聞復差
役又喜後重輕不齊復歎不輸錢之爲害然則利害

固相等矣。夫上之於下，分無可逃，勢何得解？得其人而司牧之，其雇而與之直也。如家有傭作，其差而賦之役也。如子趨父事，何適不可？而必紛紛創法更令，爲耶？苟患民役於官，而吏侵漁之，則青苗保甲諸法，民何以自免於官？苟患民苦於錢，而差役之爲便也，則田賦諸雜變賦庸非賦於民乎？得其道則交利失其道則交病。熙寧元祐諸人，徒爲意見使矣。南渡以後，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長吏不得其人，是以諸講究其利病，特詳罷雇役，復免役法，纖悉畢

具。然非久輒弊。後役錢并寬剩錢，畢白輸而苦役如故。又豪有力者，各私以賂自免，而役愈不均。乾道中，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無慮費三十萬，乃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役之差，次於籍，衆割田公之，以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歲三月衆畢會，挈豕醢酒，舊里正以授新里正，成禮退而役。以太平名之曰義役。約初成，上其書於府，頗爲有司所持，灌任以爲必可行也。行之後三十年，

役之訟不抵於有司。俗大歡洽。郡守呂芾上其事。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時。葉適爲令。愧之曰。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自是所在推行。而御史謝謂言當從民便。不願者行。差役如故。然朱熹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事蓋始倡義者。惟恐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材智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凌駕。而奪差役之權。是虐貧擾富。凌寡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以安其業。雇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

其居信乎。所謂未盡善之弊也。嗚呼。至義役而猶有弊。法豈可盡信哉。

通考曰。差役古法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雇。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於義而復有弊。則未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

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於鄉黨鄰里，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訟獄，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尊為郡而

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為顯宦，有聲名，然其猷為才望，亦皆見於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脇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耻，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有不任鄉亭之職者。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為。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為。故有輪差之

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箠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在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職同於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上之人旣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

身故或倚法以爲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雇二法爲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爲者費重破家耳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克役家力旣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從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

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雇役者蓋雖不能使
克役之無費然官常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
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
民既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
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
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
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年年出費差
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
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

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
出雇役錢爲不便又當時州縣所徵雇役錢除
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克典吏俸給之用
又有寬剩錢以備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克役
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
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
所取辦傾困倒廩不足賠償役未滿而家已罄
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可復行雇役之金豈
復能了然則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

古今治平略 卷二
諸君子皆以爲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爲吏者以狐兔視其民睥睨朶頤惟恐墮穽之不早爲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爲殃上下徂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爲富况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稅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

不可言而
不可得

不能爲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餼廩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士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鋤姦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法之支備以養其力賦斂之簿書必覈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後雇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養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旣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

必曰雇日義之紛紛哉

畢勝齊心

國朝戶役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覆天下之丁甲 洪武三年
 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
 址夫家之數為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
 記藉上公府而帖給之民 令有司以時清覈歲
 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 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
 十四年 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
 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十
 戶名全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各半圖

此 敬慎如

古今通纂 卷二
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於百一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乏者。於百十戶內。遴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

科斂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故阻抑不攢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其土官邊里甲如實編不式。餘裔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筭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於所屬州縣文冊躬親磨筭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省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違誤檢暴蠹沍。蓋慎重至矣。戶三等曰民。曰軍。曰

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軍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厨役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以其業爲籍而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婿乞養子歸宗另爨者聽異籍唯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聽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姓生登其名於籍曰不下年十六曰成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徭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办毋

放富差貧民年七十而上許一子侍養免雜泛役而品官免役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役法視冊籍上中下戶爲之等率五歲而均徭徭之言繇也役也以一里都圖百戶分十戶各直一歲承繇役而約歲中各色雜目宜役民者編地均之或力或銀從所便爲其日均徭本唐丁庸宋承符人棟稻衙前而名又五歲克里長甲首以督辦貢賦追攝公務而止倣古里魁坊正而名值里甲畢卽以其明歲爲經催已因用爲糧長皆起於役於田賦不相及其後乃約

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日里甲銀意主於便民而洪武中令下言凡祇應禁子弓兵等毋得差點糧多人戶俱以市民僉克豈非以富有糧者祇應官卽易爲侵漁故重爲之禁與於豫防至深而額外科率錢一文擅役夫一名則上罪配流後法稍弛而編徃役里甲者以戶斷高下任心其里輪收祇應官田多寡有無又不能槩必里甲中吏往往優形勢戶而攤之單小賦不均而弊滋於是議臣言均徃之法按冊籍丁糧稽

貧富者以資產爲宗而審里老手實覈貧富者戶得其蓄藏之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覆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蹙二者均弊而專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蓋租由田出富自租生與其實不甚遠苟不論丁糧而獨於里甲均之爲弊何極宜令府州縣查舊編力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銀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必得其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而後將該差里甲除優復外毋論都圖里甲先

古今通纂卷二
丁糧多者畢以次編其小者居後自極大以至極小
造鼠尾冊以差次填編之上戶力差一名或二名下
戶朋編一名其丁糧不滿斗升者並免法簡而明一
舉在目獨諸市民商賈富囊篋而不置田產者聽自
占以古人屢賦里布之法徵之備銀差之數如此則
法一而政平功省而事覈吏無所措其手守令賢者
得小增減以盡其利弊雖其貪鄙亦不得越法而輕
有縱舍便於是徭役一以丁產爲宗不論里而單下
戶稍得寬其後法益地而吏於土者終不能以其身

供百務諸上供公費既輸銀於官爲支解而官府諸
公需私費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爲營供又其後諸
名里甲錢入官者公鉅經費給不能一二而供者十
百甚且一無所給而責之民也於是計值年里甲
戶若干若丁糧若干分爲十二總總各以其月爲祗
應日值月郡守長而下至簿尉各以坊長承值其衙
若官司外出賓旅經由諸夫馬供張飲食畢於民乎
給而里甲先病以其非里甲正派也故豪有力者例
得以高坐而免而益併其重於平民而甲首在官者

卽又更賦諸十甲十甲多單下戶易虐使里長因與
官爲市一科十豪使之不卽訟言諸官爲督責於公
賦不異甚且鬻妻質子以更費而十甲又甚病比均
徑出則省司聽差解者最病所部解類皆上供額皆
京繇諸收納皆中官恣留難不易中不中則往復改
買至傾產以更次者直堂庫子府州縣官若吏胥諸
日用費畢取給焉至日費數十金或錢糧徵不及者
輒借輸後不能盡償又主出納查盤督過於巨積金
銀庫爲獨急又次者倉戶名斗給主守勞苦未論而

監臨查盤之費繁又查盤倉出米稍贏名過收稍耗
罪折閱當主守時業以工徒爲必得之罪矣又倉所
收受必支放滿乃得代所爲編二役銀僅七兩二錢
而費至什百倍不啻也他諸徑稍輕減而浮於編額
者亦率各加倍蕪爲共其本境內有驛站遞運所者
各各名水夫馬匹以支應皆徑編卽簡僻地亦輸銀
爲協濟其所在無驛遞而往來需給力者畢均之於
民而均徑益又病又其後覓淮南糧長本色米有斛
面折色銀有火耗有秤頭銀上之官初直役有拜見

初出江有銅鑼花鼓。旣部運有馬疋鋪陳。諸皆稱常。例其吏胥百留難私取。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甚病難支矣。嘉靖初。詔撫按二司官痛革之。弊宿如故。而里甲諸承應官田。又抑民盡買。名歸戶田。凡百役皆民所自供。他無所取之。於是酌弊者議行一條鞭法。蓋輪甲則逾年十甲。克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克一年之役也。輪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輪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設錢分給。

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錢。訖則閉戶帖息。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縣徭銀定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

古今治平畧 卷二
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一縣十
甲之中則役人不損直而徑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
庫既革定各徑編之數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
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凡收支一委之吏則毫末承
稟於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課求者自斂又以時得代
不久苦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
給於舊有募克親克親克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爲看
守其耗折亦徑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使盜也
今募吏克歲加脚費而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又年

終而更無歲久滯爛之患又甚便諸遞運夫馬俱官
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卽用之不敢濫諸便利不可悉
道 嘉靖末都御史龐尚鵬奏革天下郡邑庫子而
都御史周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上之民喁喁望
會卒官民巷哭甚哀都御史劉光濟繼之奏可下通
計里甲均徑驛傳民兵以 隆慶初盡六年爲率計
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爲差次里甲一丁
抵糧一石均徑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徑驛民
兵皆得以秩役優免里甲不免以里甲爲差議者以

爲通十甲以編不分年則丁糧均法優免者執不能分數戶以幾俸則濫冒消覈實數以編銀則賠累息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目簡富人近官從人不坐名則覲覲寢官給銀於募人而募人不得反復抑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賠戶之派則貧富平糧有多寡役無輕重毋需花分毋爲詭寄則冊籍清蓋媮快至於此然說者又以爲官之役民與民役於官猶臂指然安所得解異時所役坊里長糧長獨其名罷耳而里甲之直年經催之部運誰實貸之方法嚴

令具時上必以節約爲程督下必以省用爲功能故差瘡於往耳法久且弛內有不得已之公費外有不敢抗之求取將於何取之必將陽諱其名陰用其實外縮其數內浮其出求饜而已矣夫人情重於用已之所有輕於用人之所有今差銀輸官久且輕用而易費費盡已卽有部派軍興諸卒然之務將於何取之久且益重又山谷民畏事而憚官雖條鞭行坊里日祇應如異時獨易十二總稱八班改直月日值日條鞭法下僅十餘年所而里甲費業已如嘉靖中

古今治平畧
年時嗚呼法安可專哉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終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

豫章 朱健子强父著

弟 朱徽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較

國計篇

三代國計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
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與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

古今治平畧

三代國計

卷三

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後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饑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裴林遷有無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

之本也而莫詳于周官今觀其冢宰所職以九賦歛財賄卽頒之以九式均節財用而一日祭祀之式二日賓客之式三日喪荒之式四日修服之式五日工事之式六日幣帛之式七日芻秣之式八日匪頒之式九日好用之式其致謹于用如此其制國用也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與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飭喪用三年之飭國無九年之蓄日不足無六年之蓄日急無三年之蓄日國非其國其致豐于儲如此

古今治平要略 卷三
于是小宰則執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宰夫則掌治法以乘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其致嚴于司財之人。又如此。當其時井地之法。寓軍於農。國中無養兵之費。鄉遂之租。止輸都邑。甸內無遠漕之勞。諸侯之國各守邊陲。京軍無戍邊之役。卿大夫之祿取諸邑采。公朝無廩官之費。而歲時經用。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予玩好。數者而已。乃凡頒財則大府以式法授之。而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豈非以不常獲者所以薄于自奉。而有常征者所以厚于禮賓乎。四郊之賦以待稍秣。邦甸之賦以待主事。豈非去王都近者使之輸重。而去王都稍遠者即使之輸輕乎。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豈非以卑者其其禮之常。而以尊者其其禮之隆乎。至若喪紀非常有之事。而山澤所出者至薄。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賜予非常得之恩。而職幣所餘者不多。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故凡邦

古今治平要略 卷三
國之貢以待吊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
餘財以其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
貨賄之入出會之。其不使少有耗費而妄用致兢兢
于九式之是準焉者。抑何也。蓋財非天雨鬼輸。必取
之民間。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于其經
費之際而品節之。將情竇既開。必至泛用無度。欲壑
不盈。必至苛取無厭。財安得而不匱哉。夫惟太宰有
式法以均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
計之。職歲又以式法而贊逆會。職幣又以式法而贊

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
而妄供九式之于理財。亦可謂有助矣。是故宰夫以
式法而掌祭祀之具。酒正以式法而授酒財。掌皮以
式法頒皮革于百工。委人以式法供薪芻木材。不惟
王人不得違式法而妄費。而百司庶府亦不得越式
法而妄求私心。以式法而碍侈心。以式法而消國用。
不匱民財。不屈而王府之貨賄自沛。然而有餘。豈非
節財之道。乃其所以爲理財之道。與自其掌財者言
之。則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

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好賜。其其貨賄。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物。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其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其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其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

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是掌財固非一職。而歛散出入之權。太府實主之。則利權不分。歛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向使分掌於諸府。而不專總于一司。則出財者。惟以給辨為能用財者。惟以濟事為功。而後之不繼。弗恤也。財如何而不虧哉。故三府各有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是則成周掌財之官。然也。自其會財者言之。則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

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
 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
 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
 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
 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
 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
 版土地之厝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
 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一歲則大計

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
 畜之數以至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
 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
 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
 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
 敘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
 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都
 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凡上之賜與以敘

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職幣掌式法以歛
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
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
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此則成周會
財之官。然也大抵財之藏于上者。不可使其不足。而
用于上者。不可使其有餘。藏而不足。則源少易窮。經
用將有不給之虞。用而有餘。則漏多易竭。後日將有
弗繼之患。故周官理財之道。不見于徵取之日。而見
于出納之際。不見于頒財之令。而見于會計之司。內

府若可以兼王府矣。而必分爲二府者。切于一身之
用。固不可混。夫一國之用也。司會若可以通司書矣。
而必立爲二司者。掌財用之會計。固不可復汨之。以
書契版。畷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矣。而必分爲二職
者。出入之數。固不可專責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攝
而通行之。則不惟不免于姦欺。而其內外出入交錯
互舛簿書會計繁多委軋。將必有弊其精神而昏其
思慮者。所疎漏寧可旣哉。至于相參而互攷者。則內
府在內。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共王及后

古今治平略 卷三
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相攷也。職內職入反以每歲所入而考其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所入。出入互相考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考則可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財常足于用。征歛常不至于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矣。故司書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于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

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蓄。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澤。之。蒲。葦。魚。鱉。有。盛。而。有。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為。一。體。非。若。後。世。之。判。然。不。相。關。也。然。合。掌。財。之。官。與。會。財。之。官。考。之。太。府。為。財。官。之。長。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為。會。官。之。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且。寡。會。財。何。其。尊。且。多。也。蓋。分。職。以。受。貨。賂。之。出。入。

古今治平舉
者其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以會計
之官勾考掌財用財之職苟其權不足以相制而爲
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將聽命之不暇又安敢校
其是非今也以尊而臨卑以多而制寡則糾察勾考
之勢得以行于諸府之中又况實總于天官而冢宰
以九式節之以歲終制之則司會又不得以欺之也
國計安得而不裕哉其後周官弗舉經用無藝日相
於貪厲王之世好殖貨利悅榮夷公而用之芮良夫
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

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
難以是教玉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
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
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大雅曰陳錫我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
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
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
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至于齊桓公興任管仲晉霸

業于是定石民作內政操穀幣謹鹽筴乘其海王山
高之資以行陰王素賞之計而內則籍于號令機祥
以傾私家之困茆而制其盈虛外則走諸皮幣玩好
以監四方之好惡而射其輕重其言曰事名二正名
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天筴陽也壤筴陰也何謂
正名五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其在色者青黃白
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
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夫味者所
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

也人君失二五者守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
失二五者亡其家謂之國機君通于廣狹之數不以
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執守其數准平
其流動于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
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
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人君操本民
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
衢塞其在穀者守之于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
故物動則應之故守四方之高下則國無游賈貴賤

古今治平略 卷三
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于君矣嘗問于桓
公曰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應曰方五百里管子
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
也泮龍夏其于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
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
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
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
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
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

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是故輕軼于賈穀制
蓄者則物軼于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定
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于民
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
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
之生未有刑而玉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
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若此言何謂也管子
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
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

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于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始。終身不竭。此謂源究。其國蓄篇曰。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者。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者。是皆以其事業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于上屯。五穀食貨。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

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于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

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賤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屢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富賞之不齊也且君引鋸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

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疆本趣耕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經千萬使千室

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贍于君。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賤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

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以百乘衝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衝處。壤削少半。萬乘衝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衝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衝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卿。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于功賞。而稅臧殫于繼孤也。是特名羅于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

古今治平要略 卷三
及此日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
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視歲之滿虛
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
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
資也當時惟能明于輕重之數故國以富強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
之君然極其術要不過剝民以奉君猶之割手足以
飽心腹也虧鄰以自益猶之禦貨于市而稱富于室
也去王道大徑庭矣及越王勾踐困于會稽之上乃

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
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
弊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
有餘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
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
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歎曰計然
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
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

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
 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故善治生
 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
 貧交疏兄弟焉魏文侯時有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
 樂觀時變圭之術人棄我取我與夫歲熟取穀
 子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
 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
 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趣

朱子大
 是利後

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
 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權變
 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彊不能有所守雖欲
 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嗟乎是徒商賈廢著居積之術
 雖管夷吾亦羞言之不又去霸術遠哉後乃有荀卿
 明王道富國之術其言曰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
 有用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
 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智愚分勢同而知異行
 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

則功名無成。羣衆未懸。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強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好。婚姻聘內。送迎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

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必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節窮乏之實矣。故天子祿菴衣冕。諸侯玄菴衣冕。大夫禕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

古今治平要略 卷三
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
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
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拊。必時藏餘。謂之稱數。
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輕田
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
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今之世而不
然。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
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荷挈何詐。權謀
傾覆。以相顛倒。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

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弼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
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故。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
掩地表。畝刺少。殖穀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
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
不早。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是天下之事
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
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
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
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

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瓞棗李一本
 數以盆鼓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
 切而剗車龜鼉魚鼈鱣以特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
 鳧鴈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
 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
 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
 矣然則上好攻取功利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大夫
 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
 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

本德之
福

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
 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
 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
 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
 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
 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
 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
 之謂國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則主相不
 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

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迨至于秦始皇并吞天下。形便志逸。遂收秦半之賦。發閭閻之戍。興萬乘之駕。造阿房之宮。南作五嶺。北築長城。役民之力。如恐不勝。取民之財。如恐不盡。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餽。饜女子紡績。不足于衣被。而後天下始怨秦也。夫秦之封域。非不廣大。土地之產。非有贏縮。然三王用之。垂數百年。秦用之。不及二世者。何也。蓋昔者三王之盛。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

而頌聲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不過馳騁弋獵之娛。耳目口體之奉。至竭天下之貨財。以奉之。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然則國之貧富。固可以一言盡矣。

外○傾○盡○不○折○糶○其○來○一○吾○之○
而○賦○登○計○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衣○緡○不○折○糶○其

兩漢國計

漢世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緡錢
則有筭鹽鐵酒膠則有權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准
之利筭賦更賦之錢其外則又有贖罪賣爵之目其
所以司歛藏輸納之職則少府之所掌以供天子私
奉養大農之所掌以供軍國之用故田租領于司農
矣而渠田入于少府陵田入于太常而假民之田則
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
所謂賦入之最多者曰鹽鐵則始主之于司農最後

又分于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之少府，以給供養。故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則少府事也。酎金所供宗廟，常耐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關租，則掌之關都尉。贖罪之錢，則典之北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田租鹽鐵之外，則舟車緡錢酒權均輸平準口賦筭賦賣爵之類而已。及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以為私奉養。田租以給軍食，筭賦錢以治庫兵軍馬，而又取口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更卒，酎金以

以供祭祀關稅，以給關市罰錢，以給北軍之用。而鹽鐵舟車緡錢之利，與夫郡國租入之類，則供軍興。至于軍市租，則又或以給士卒。觀此，則漢財賦之歛藏，調用之目，畧可覩矣。初時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鈎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高祖于是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即

古今通纂 卷三
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所便
輒馳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
臺爲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
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
不曳地躬行節儉以示敦樸爲天下先于是民人樂
業景帝後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始增
修矣至武帝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
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

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
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
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
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
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詘耻辱焉當
此之時網疎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
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
室廬輿服僭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
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

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里。餘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騷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數歲道不通。吏

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于南夷，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于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皆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

古今通纂 卷三
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
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議令民
得買爵及贖禁錮減罪又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爵
得至樂卿以顯軍功又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
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
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
巨萬先時往十餘歲河決灌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
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繫欲
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鄭當時爲渭漕渠

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淮陰而朔方亦穿漑渠作者
各數萬人歷二三其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
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
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
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
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虛郡
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
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

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踴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謫令代棘上林作昆明池其

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潰戰士頗不得祿又作鹽鐵行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商賈大家皆破不事蓄藏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亦饒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

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
旗幟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
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
府太僕太農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没入田田之
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
置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久之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
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
使者冠蓋相屬于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焉明年天

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
行西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
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
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
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
入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秦一祠公卿白議封禪
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
備設其具而望幸已而南越及西羗侵邊天子爲山
東不贍赦天下囚囚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

發三河以西騎擊羗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言郡國多不便鹽鐵事上不悅嗣連出兵三歲誅羗滅南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貲給毋乏而巳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貶卜式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弘羊請置平準于京

師許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于是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昭帝卽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僅罷酒酤。

而已。後至元帝時，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琊郡人相食。貢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珮，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宗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珉文金銀之飾。後

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
劍亂于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
其宜。然非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故時
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
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諸主金銀器。歲各用五萬
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
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
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
所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

大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
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
于天不見邪。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
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
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圃。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
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
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
樂而已也。乃下詔令大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
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遷禹為光祿大夫。禹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侯望又欲令近臣自請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輸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天子下其議。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貨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

世
善於論

侈不以畜聚為意。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蓋嘗論之。治財有道。惟寬而大者為能知之。朝更夕變。歲銀月鍊。用力于一時。而計功于尺寸者。適以敗天下之財而已矣。漢武帝商功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告匱乏。帝躬行淵默。無所規為。而紅腐貫朽。波及于後世。夫何其工者反拙。而無所事事者顧取其效耶。蓋楚漢之際。天下財力耗矣。至于文帝。加之以恭儉。今讀其紀。自耕籍勸農之外。殆無可書。而治粟內史其姓名

無聞焉。彼其休養生息。至于六七十載之間。列侯有土。公卿大夫有祿。街巷有馬。而閭閻有梁肉。則夫太倉之粟。都內之錢。其所從來遠矣。武帝之治財策。非不至也。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也。而筭舟車。告緡錢。甚至賣爵免罪矣。郡國農官置矣。均輸行矣。鹽酒權矣。其區處調度。纖悉備具。如此宜其財用之益滋也。然忽有水旱之變。徃徃不給。渾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若是廩廩哉。夫天下非小蹙也。土地之所生。人

切中利
弊

力之所養。宜益倍於曩時。惟其不能清靜無為。以待其自遂。顧切切焉。惟財用之是營。無惑乎財之不足也。自其兵役之興。轉輸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幹鹽鐵。置均輸。算商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立轉送之法。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省耐金也。而列侯困。夫上自列侯。封君。下至于庶人。皆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息。田野日闢。蓄牧益蕃。而貨財益流通。租賦之入。不可勝用矣。何憂

財之不足哉。且其初時以蕭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鉤攷爲甚分。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于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于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蒼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觀文帝間

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爲不知，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于是會計無法，乾沒蔽匿，不可勝詰。如中尉脫卒，動數萬人，樂安隱田，幾四百頃，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少府陂澤，多爲貴戚冒墾，是版籍甚不明，而口筭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公車索米于長安，掖廷出私錢以養宗室，郎官出私錢以足財用，是劑券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內史假貸，租多不入。

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
百萬。是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
也。乘輿賜竭。取給大農。大農錢盡。續以少府。平陵工
作。取諸水衡。是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
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爲泛
濫。無統如贖罪之錢。儲于北軍。無名之錢。儲于內郡。
卒吏之錢。寄于州郡。廩犧之錢。寄于馮翊。軍市之租。
委于邊吏。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
入之司。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邊穀百萬。而虛數

至六十萬斛。僦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甚者或私
僦賓客。而入多逋負。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數
者。使其叅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筭田租
何至于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廩給。何
至于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
成。歲成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于無定期。有王
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于紊雜。有職內職幣。則
羨租雜賦。必不至于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
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將不敢以容其姦欺。有均節

古今通纂 卷三
之式如冢宰之任。則雖好功極欲如武帝。亦不得以盡肆其窮黷。此漢之財賦所繇不足之故也。雖然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而諸倉悉在郡國。歲漕關東粟給中都。不過數十萬石。筭賦爲錢百有二十。而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更之不役者。出平價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又時以假貸貧民。是其制猶視天下如一家。故財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夷狄盜賊之虞。則卽用其民。發其粟。調其車馬器械。是以雖爲災患而不

足爲憂。漢之所謂有瓦解而無土崩。或以此與王莽未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又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民。無以自存。盜賊蠡起。漢兵入莽時。帑藏錢帛珠玉甚衆。莽愈愛愴。所拜將軍九人。皆虎爲號。人賜錢四千而已。于是衆重怨。無鬪志。遂亡。東漢中興。光武寬仁。恭行天討。雖復三暉乃睽。

而九服蕭條帝乃歸鹽鐵之利于郡國并水衡之利于少府出少府之陂澤于司農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具見錢穀簿其逋者各別具之凡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又置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馬及得隴平蜀黎民安堵自此立尚書以參互鈎考之利源澄白不相殺亂防閑密矣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騫車如流

新氣象一

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自是迄于元興惠養相仍壤土日闢稱富庶之盛焉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云延光以後災害屢發重以羌虜鈔畧之興不給大司農帑藏益匱而詔為阿母起第連里竟街攻山採石窮極工巧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為費巨億江京樊豐之徒賞賜不貲又招徠貨賄驕溢渝法造作無已僕射陳忠極諫並不見省永和建

寧之初西羌反畔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盜賊並起天子至減百官俸貸王侯半租猶不足用光和元年遂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關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晦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傾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十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之西園諧價然

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比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于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仍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至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導行費又作列肆于後宮使采女販賣帝親著商賈服從

直以好

利為私
直其亂

宴飲為樂常侍呂強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尚方歛諸郡之寶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既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貧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書奏不省及至董卓之亂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為戰地後帝東歸催圯等追敗乘輿于曹陽夜潛度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

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餼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招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昔人謂東漢書不志食貨今以百官志考之則知光武有見于昆陽之一勝故兵以少而精有監于武帝之奢廣故官以簡而當有懲于新莽之煩碎故賦以薄而贍昆陽以寡敵衆誠知兵在精不在衆明矣是故建武七年隴蜀猶

未平。詔罷輕車騎士。財官樓船及軍假吏。復還民伍。以國有衆軍。並多精銳故也。天下既定。內省諸校。止令城門校尉總南北軍。中候總北軍而已。外省郡國都尉及諸試之法。止存邊都尉而已。郡國有叛。羗反。盜則馬援。吳漢輩平蕩之。邊境有匈奴鮮卑之擾。則王霸祭彤控扼之。此皆有監于奢廣之事也。夫用兵。既以少而精。掌兵。既以簡而當。宜乎養兵之具。不至于煩且費矣。建武六年。以往歲旱蝗。廩給貧民。尋以屯田糧儲差積。復令三十稅一。十一年。詔核州郡墾

田之數。又其後也。罷均輸。而以鹽鐵稅屬郡國。以敖倉粟屬河南尹。凡驃騎驍騎虎牙金吾武威等將軍。事已卽罷。此皆有懲乎煩碎之政也。夫今昔共天下。而中興多事。復倍于昔時。光武處以節約之制。郡縣十并其三。四職官十省其五六。爰書十去其八九。乃能優游不迫。身享太平。而武帝新莽。反以奢廣煩碎。肇虛耗亂亡。何哉。傳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之謂仁義之兵。循是則治。反是則亂而已矣。第其并禁錢掌之。

大農使宮中私用一切皆于司農取之將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世開邸鬻爵以為私藏何哉蓋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顧使一切取辦于公庭則固有其制而不得為者此所以後世之君不復能堪自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為中準而列于內署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大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為監用閹人以領之于是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至于桓靈遂嘆天子無私財至開西園自為私藏賣官鬻爵無所不至豈非措置弗審激之使至此耶

兩漢國計

今言非前代所無

古今治平舉

